

高等學校交流講義

原始社會史及人類學

中山大學歷史系梁釗韜編

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代印

原始社會史及人類學

(講稿)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 一、原始社會史與人類學的關係
- 二、人類學的研究範圍、對象及其有關資料等的關係
- 三、人類學發展簡史

第二章 化石人類學——「從猿到人」的發展

- 一、人在靈長動物中的位置
- 二、地質的歷史與人類的起源
- 三、猿和人的共同祖先——古猿時代
 1. 埃及古猿
 2. 森林古猿
- 四、人類發展的第一階段——猿人時代
 1. 南方猿人
 2. 爪哇猿人
 3. 北京猿人
 4. 皮爾當猿人(?)
 5. 德特望猿人
- 五、人類發展的第二階段——「尼人」時代
 1. 尼安德塔爾人
 2. 距馬西亞人
 3. 梭羅人
 4. 卡米遜山人
 5. 河套人
- 六、人類發展的第三階段——「真人」時代
 1. 克羅麥隆人

2. 山顶洞人

第三章 原始社会的发展

- 一、原始社会发展的第一階段——猿人時代、舊石器時代及舊石器時代早期的原始群居公社。
- 二、原始社会发展的第二階段——猿人時代、舊石器時代中期、原始民族社会的發生。
- 三、原始社会发展的第三階段——猿人時代、舊石器時代後期及中石器時代初期的原始氏族部落公社。
- 四、原始社会发展的第四階段——中石器時代後期及新石器時代、原始氏族制度的發展與繁榮。
- 五、原始社会发展的第五階段——金屬器時代、父權氏族公社的發生與氏族制度的解體。
- 六、氏族制度時代的精神文化。

第四章 種族誌

- 一、人種、種族與民族
- 二、現代人種的起源
- 三、人種的一般特徵特徵
- 四、人種的分類
- 五、蒙古利亞人種諸種族
- 六、高加索人種諸種族
- 七、尼革羅人種諸種族
- 八、尚未明系統化的諸種族

第五章 蘇聯及中國各民族

- 一、蘇聯各民族概說
- 二、我國各少数民族至今情况。

附錄：一學年課至講授重點內容結構綱要。

原始社會史及人類學通論

1953年度

第一章 導論

一、原始社會史與人類學

原始社會史的對象，是研究原始公社，或原始公社氏族制度——人類社會的最初與最简单的形態——的發生、發展、繁榮和崩潰的過程。

它和上古史的分解，就是；原始社會史是講述階級社會形成以前的人類社會歷史；上古史是從階級社會形成以後的人類歷史開始的。

資產階級的「歷史科學」，認為人類的原始社會史是「荒謬」「渺茫」的「神話」，不僅不重視它，而且不承認有文字以前的人類活動過程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他們稱這一段很長時間的人類歷史時期為「史前期」。倘若用「歷史」的字眼來命名，亦寧願的稱之為「史前史」，因為它們認為原始社會史的對象是「自然情況」，「無歷史」的「史前時期」。

他們自從「文明人」來向落後的民族，向被他們征服的民族國家，向自己的祖先自豪；因此就不承認「無文」而「野蠻」的歷史。此外，它們不承認這段人類歷史的最大原因，却根源於他們的階級利益；十九世紀以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產生了，提出了階級社會及共產主義的真理；歷史事實証明了，原始社會是沒有階級和剝削的，他揭露了階級和剝削的來源是私有財產制度。這就使剝削者的資產階級們害怕——因為引起階級鬥爭社會變革和動搖他們的利益。因此，他們抹煞了原始社會史的事實，否認原始社會史是人類的一段歷史。另外有些人却歪曲了歷史，把原始社會的人類描繪成「天使」一樣，過着「天堂」的生活

無論他們怎樣描繪為「野蛮」或「天使」「地獄」或「天堂」，以及曾經從事過一些對落後社會的「人類學調查」而得來的「資料」，這樣的見解，尼柯爾斯基在他著的「原始社會史」裡說得很對「會造成人類學資料的竄改，因此而妨害哲學家與學者對這些資料的正確利用」。

科學的歷史學，認為原始公社制度是人類發展的最初，最古的時代；因此，也就應該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科學的歷史不能割斷歷史，而且重視歷史的整體性，尤須洞悉歷史的源流。恩格斯說：「……這（蒼老的古代），無論如何對於未來的一切後輩人依然是特別有趣味的時代，因為它是奠定一切進化的基礎。因為它是人類脫離動物界的起點，而其內容則是克服未來有聯想的人類所永遠想像不到的那種困難」。（「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一一五頁。見尼柯爾斯基著，顧龍譯，原始社會史頁十一——十二頁）。

「原始社會史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歷史在研究原始公社的發生、發展、繁榮與解體時，同時就揭發了人類社會與人類自身的起源，重新確定在宗教、風俗、道德、藝術方面的原始公社文化的發生與發展，以及語言與思維的起源與發展」。（見同上書頁十二）。

因此，原始社會史的研究，成為否定唯心哲學的主要証據，也就是唯物史觀和歷史方法的基礎。

但原始社會史的作用，和國民史的作用不同。

「原始社會史的作用的重大，還因為每一國的歷史都有各自的原始公社制度。但這並不是說，原始社會史應該闡明在國民史時代所存在和活動着的各民族人民的起源，換句話說，解決人類起源學的問題。國民史是研究個別國與民族的既往情況，原始社會史與國民史不同，其注意力主要的是集中於確定整體原始社會

的發展與滅亡過程的基本階段，只是順便將這一過程在各個民族中的主要特徵加以摘錄而已。（見同上書頁十二）。

因此，我們便明白，原始社會史的專門課程，其目的和作用，却和「中國史」課程開始所講的「中國原始社會史」這種國民史所述的，在性質上是有所不同。

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歷史學，處理原始社會的史料是唯心的，形式主義的沒有科學根據的。所謂形式主義，就是沒有把有價值的科學溝通起來研究。這來儘管根據他們的學說，把原始社會說成「政簡刑清」（無為而治）的堯舜世界；儒家則說成合乎儒家秩序的世界；十八世紀唯心論者，「民約論」者靈騷，把原始「人類」的天然狀態加以理想化，描繪成為天堂或黃金時代。這些學說，都是局部，片面，用唯心哲學加以武斷的。

原始社會史的史料，是根據有關科學的研究成果所提供出來的正確史料。它的特徵在於原始文化並未具有現在的文字——這是無文字的文化。原始社會的歷史研究者，因此乃主要地利用非文字的史料。（見同上書頁十三）。

原始社會史可就下列的科學研究成果中，獲得可靠的材料：

1. 在化石人類學的研究中，獲知人類的起源——從猿到人及其身體發展的科學證據。

2. 從考古學的研究中，尤其「石器時代」的生產工具的發見與人類的身体發展是相適應的——相關的發展的。提供我們人類因創造了最原始的生產工具而促進身體的發展，而又相關地使生產力再向前發展的各個階段的科學證據。

以上兩種——化石人類學及考古學的資料，要算是研究原始社會史最有價值的史料。但是仍有它們最大的缺點。由於原始社會沒有文字，所以這些「化石人類」和「原始石器」都是啞而無言的，因此也就不能十分明顯的活現過去原始生活的各方面。因

此，必須借助於現在生存中的落後種族的生活現象來予以參攷。故原始社會史的資料來源的另一種為種族。

3. 種族學、民俗學、語言學所提供的原始社會所殘留的遺蹟。學者們曾經過多次的嘗試，試圖純粹根據「化石人類」及考古遺物來判斷當時的人類的社會制度。所有這些嘗試，都曾經失敗過了，祇有在研究落後社會的生活與文化中，才能得到解決。例如莫爾根研究北美洲伊洛魁印第安人的生活就具有這種意義。然而，這些現代種族所殘留的原始社會遺制，它們自己本身也因時代推移，發生了變異。於此，學者們只有溝通和綜合了以上三種史料的來源，不斷也將它們彼此加以對照。在這種方法之下，縱使是完全變了樣子的殘制，也可流露出原始生活的最複雜的各方面情形，才能夠得到可靠的原始歷史事實的知識。

4. 原始社會史的史料，並不是限於沒有文字範圍的史料。也擁有為數甚少的文字史料，不過這種史料，當然不是從原始社會中取得，而是從階級社會中取得的。這些階級社會內的人士們，也常描寫他們在某種形式下所接觸到的落後社會。我國古代所記載的燧人，有巢，伏羲，神農的傳說，是多麼具有原始社會史的意義呢；「記古」與「全部否定」這些史料，都是錯誤的。原始社會史的研究者，掌握着歷史唯物論的科學真理，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知識，不僅在於探索與總結史料，而且還在於審慎地對它們加註解與批評。斯大林教導我們說：「——顯然的，如果沒有對社會現象的這種歷史現象，那麼歷史科學是不可能存在和發展的。因為只有這樣的現象才能使歷史科學不致成為一幅偶然現象的混亂圖畫和流於荒謬絕倫的錯誤」（斯大林：「論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見同前書頁十七引）。

以上這四種材料的本身及其運用上的方法，原來都是屬於人類學及其研究方法的範圍之內的。人類學的本來面貌，是研究人

類的全部歷史——人的身體及其社會文化發展的科學。不過近代資產階級的人類學者，尤其英美的人類學，殊不重視人類的起源與其社會的關係。他們為着逃避歷史唯物論的真理，把密切聯繫着人的身體及其社會發展交互作用當中，分裂為兩不相關的「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他們更進一步還圖把歷史割斷，把人類學專門作為「殖民行政」所用的「應用科學」，豈談「現狀」重於「起源」，那就和人類學的使命背時的太遠了。

人類和原始社會史是不可分割的科學。研究原始社會史不以人類為根據是非科學的，研究人類學而沒有原始社會史的發展觀念，那是資產階級的狹隘的「應用主義」。不過人類學的范围要比原始社會史的范围更為廣大，它是原始社會史的研究基礎。

「原始社會史及人類學」這個課程名稱的意義就在這裡。

二、人類學的研究範圍、對象及其與有關科學的關係。

人類學一辭，源於希臘 $anthropos$ $logos$ ，英譯為 $Anthropology$ 。前段 $anthropo$ 解作「人」，後段 $logos$ 是「學問」或「科學」的意義。在字義上給人類學下一個簡單的定義，就是「人類學問或人的科學」。

而謂「人的學問或人的科學」，是一個極概括而籠統的定義。有關於研究人類的科學，範圍非常廣大，例如：生物學、動物學、遺傳學、生理學、解剖學、醫學、歷史學、語言學等，都是有關研究人類的科學。因此，上述這個概括而籠統的定義，就不能明確人類學的研究範圍和對象了。

研究人之所以為人，不能僅在動物學的研究上找尋結果。恩格斯：「沒有一隻猿手曾經製造過一把最粗笨的石刀」。簡單的說，動物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完全以自己本身的現狀來使自然界改變，而人則以自己之改變自然界來服務於自己的目的。來

控制自然界。這便是人和其他動物最後的主要的區別，而引起這一區別的還是勞動。（「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換句話說，動物是在改變自己的身體構造中，消極地在適應着自然界，而人則是在改變自然中，積極地適應着自然界。人用自己勞動去改造和征服自然。人不同於動物的主要差異，就是具有因勞動而獲得的社會性。

但人類的勞動，是從古猿的本能動作中發生的，雖則後天的社會性，對人類的體質，曾經而且還繼續不斷地起着重大的發展上的作用，但人在自然界中，究竟仍屬萬種動物中從一種，人類種族類生物的作用得以生育繁殖，以及因遺傳作用而呈現出在體形上的種族，殊異和跨越的混合形態。這些等等的自然因素，足以發明人類所具有的「自然性」的部分，人類的自然因素始終是存在的。

科學，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部門。研究人之所以為人的諸問題，就包括了這兩方面的範圍。

解釋「人類起源」這個問題，從古猿逐漸變成了人類的形態，在還沒有脫離原始動物狀態的時候，是完全屬於自然科學的範圍。可是，當人類使用第一把生產工具的時候開始，人類就有了社會性，則須用社會科學予以說明。自此以後，人類的身体及其因勞動而創造出來的社會文化，都包含了自然性和社會性在內。人類的身体及其社會文化的發展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說明中，二者是互相結合和辯證地發展着的。

人類學的研究範圍，首先就是要按照馬列主義，分析人類的身体及其社會文化的發展，那些是自然的原因？那些是社會的原因？彼此間的關係又怎樣？例如：一個黑色人種的非洲人，生下來的子女是黑色皮膚的，這是生物遺傳的原因。黑人能善唱歐洲人的歌曲這是與遺傳無關的，而屬於社會性的。黑人因近代資產

階級的壓迫，唱出極其悲哀的歌曲，那就更具有社會階級性了。

歷史是說明人類社會發展的科學，它有廣、狹兩方面的範圍。狹義的就是「有文化字的歷史」——「文明史」，即有文字記載以後的歷史，這就是我們幾千年來階級鬥爭的歷史，這方面，因為有了很豐富的文字資料，是狹義的歷史學方面的研究範圍。但人類的歷史，還有「文字以前」的一段長時間，以及現在還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部分，則屬於所謂廣義的歷史，亦即為人類學的研究範圍。

人類學研究「從猿到人」的發展過程，以埋藏在地層內部猿人遺首化石為材料，此外更結合了考古學，証明猿人因創造了勞動生產工具以後，劃清了猿和人的界綫，及因此而更促進猿人身体的發展，人類學既結合了古生物學和考古學的材料，因此和古生物學和考古學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但與自然科學的古生物學和社會科學的考古學不同，而有其本身的領域和研究方法。

人類學研究「文字以前」的人類社會史，需以現代仍停留在原始社會各期狀態的種族誌及考古學資料來互相引証，因此在方法上和材料上與種族學、種族誌及考古學的相互結合，比狹義的歷史學更為密切。

人類學上對人種的研究難以生物學為基礎，但它的研究方法，必須從集體中獲得結論，不同於生物學作個体的研究。人類學更注意到人種的社會性的歷史形成，更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生物學。

人類學研究種族的體質，也應用解剖學的方法，目的在求得種族的集體異同，因此，不同於醫學上的解剖學以研究人類個体的生理和病理為目的的。醫學上的解剖學者，若從个体研究中獲得了某個種族的全面結論，和另外的種族作比較研究並結合社會性和歷史性的成因、系統來予以說明，那就屬於人類學的研究範

同了。

至於與語言學的關係，其中「比較語言學」是屬於人類學範圍的，語言學者以語言學為工具，結合各民族的社会生活，用以說明民族語言的結構和發展，又在語言的研究中，說明民族間在歷史上的社会和文化的關係，一個語言學者，若循着人類學的方法去研究，他的貢獻是屬於「語言人類學」或「比較語言學」的範圍。

綜合以上所討論，人類學在生物學、古生物學、解剖學、歷史學和語言學等的基礎上，建立了以研究人類的性質及其社会文化發展的綜合性的科學。但不足說，就是以上几種科學的某部分的「總合作」，相反的，人類學進化並吸收了有關科學的有關部門，提掣出本身的科學體系，肯定本身的科學研究範圍、對象和方法。

人類學自始至終貫徹了馬列主義社会發展的科学真理，它的研究目的，就是闡揚真理，實踐真理，並作為向資產階級鬥爭的一個武器。

科學的人類學理論和方法，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把歷史唯物主義結合考古學材料，現存各人種和種族的性質發展，社会文化發展及其現狀等具體材料，構成了人類學的具體內容和研究範圍。

在人類學的研究範圍內，由於科學研究上有分工的必要，它又包含了幾個隸屬科學：

甲，化石人類學。

乙，原始社会考古學。

丙，種族學。

丁，種族學性質測驗。

丑，種族誌。

寅、種族史

卯、民俗學

辰、比較語言學

本節資料：

三、人類學發展簡史

1. 上古時期——啓蒙的記載。關於人類學的啓蒙知識，在古代東方諸國，已略有記載，例如，我國史記王制篇的記載：東夷被髮文身不火食，南蠻雕題交趾不火食，西戎被髮衣皮不粒食，北狄衣羽毛穴居不粒食。

埃及三千餘年前建築的金字塔裡的十九王朝塚墓，內繪有四種顏色的人像，紅色代表埃及人，黃色代表亞洲人或內人——(Semite)，黑色代表南方人或黑人，白色代表西方或北方的白人。每種人像都具有特殊的服飾形態。

杜巴比倫曾發現二千年前的波斯、斯基泰、東方蒙古種及印度四種人的石刻像。

印度著名史詩「梨俱吠陀」(Rig Veda)第一七九首歌事詩中的 Varna 一字，解作人種的「顏色」，意即指白色的雅利安人和黑色的達羅毗荼人(Dravidian)(古代印度民族)。

這些是人類種族學的古代文獻，代表了古代人對世界人種的形態和生活已有了啓蒙的認識。

2. 希臘羅馬時期——人類學的誕生。希臘羅馬時期，物理學家海普瓦里特(Hippocrates, 460-357 B.C.)的著作：「關於空氣、水和土地的關係」(About Air, Water and Places)一書，提出人類與環境的關係，根據不同的環境，可分人類為若干範圍，又以醫學的研究基礎，認識了人類的類型係由於環境的數天造成，因為歷經長久的時間，成為遺傳

的自然形態。

歷史學家希羅多德 (Herodotus, 480-425 B.C.) 的遊記，詳細敘述希臘本土和希臘群島，小亞細亞，巴比倫，埃及等國人民的社会和生活。他說：「東方人中有一種人頭髮是直的，有一種人頭髮是鬢曲的」，以髮形為人種分類的標準以希氏為一人。英國人類學家米爾士 (J. L. Myres) 曾著「希羅多德與人類學」一文論述希氏對人類學的貢獻。

到了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綜合了海普克里特和希羅多德二人的論述，以及他自己所主張的把人當作動物來檢討，用研究動物的方法研究人類，首先提出了「人類學」(Anthropology) 這個名辭。

羅馬詩人柳克提烏 (Lucretius, 98-55 B.C.)，首先注意並敘述人類生產工具進化的事實。

在紀元前四世紀希臘羅馬時代學者們對於人類的體質和生產工具、文化、生活等都比以前有了較詳細的認識，因此，誕生了「人類學」這個名辭。

十三——十六世紀——人與猿的比較人類學的唯物論與唯心論開始鬭爭。歐洲中世紀期間關於「人類起源」問題，完全以舊得創世紀為中心思想，沒有人提出新議。可是另一方面，馬可波羅 (Marco Polo, 1272-1295) 發表他的遊記以後，使歐洲人認識了地中海並非世界的中心、介紹了中亞、印度、西域和中國元朝的物產和社会風俗。

歐洲中世紀，歷史上稱為「黑暗時代」，祇有神學，醫學和法律這三門學問得到方便。與「人的研究」最有關係的是醫學，在醫學上最需要的是解剖學，由於人類解剖與動物解剖的比較研究終不免發現了科學事實，動搖了控制思想的「上帝造人」的執迷觀念人們逐漸認識了「人類起源」這個問題的重要。

十六世紀，醫學家和解剖學家繼續作人與猿的較解剖研究，奧國皇家醫生意大利人維沙利烏（*Vesalius*，1513—1564）從事人與猿的比較研究，開始與「上帝造人」作鬥爭，結果不幸受宗教裁判了死刑。

4. 十七——十八世紀——種族學（*Ethnology*）興起。十七世紀對人類學一辭，僅從心理學、解剖學及自然理性等方面的綜合和抽象的著作中出現，人類學的面目還是模糊不清的，但關於人和猿的比較研究影響是相當重要的。此外，自馬可波羅以後至十八世紀中，旅行家發現了不少以前歐洲人所曾未到過的地方，其中以哥倫布發現美洲後，傳教士們曾把美洲土人的風俗與原始時代的風俗作比較研究，把從前未知的各地不同人種或種族的體態、生活、風俗、語言、宗教等逐漸打開了秘密，為後日的種族論或「文化人類學」植下了根基。

瑞典人林納（*Linnaeus*，1651—1708），著了一本「自然系統」（*Syotema Naturae*），將宇宙間千門萬類的各種動物形態歸納和分別為無脊椎和有脊椎兩大類，有脊椎動物中又分為爬蟲類、兩棲類、哺乳類等，哺乳類中又以靈長類（*Primate*）為高等，他首先提出「靈長類」這個名辭是包括了人、猿、猴和蝙蝠等，在人類中又首先提出「真人屬」（*Homo Sapiens*），其下分為：美洲人、歐洲人、亞洲人、非洲人四大人種。

法人蒲風（*Buffon*，1707—1788），曾著「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一書，首先提出「人種」（*Race*）這個名辭，並分世界上的人種為六種：北冰洋種、蒙古種、南亞種、歐洲種、非洲種、美洲種。他提出「人種」一辭與亞里士多德提出「人類學」一辭有同等的重要，故在人類學上被稱為法國的亞里士多德。

德國哲學家康德（*Kant*，1724—1804），就他在種族

學上的認識而言也有所貢獻。一七七五年著「人種論」一書，主張進化成為二足，兩進始昂其頭，因而比其他動物超然，他又分世界人種為：白、黑、蒙古、印度四種，並舉出人種混血的例証。

5. 十九世紀——化石人類學興起，真正的唯物論人類學產生。十九世紀是資本主義殖民地時代，由於帝國主義擴張殖民地佔領，與世界各族種族接觸頻繁，因此人類學在體質與文化兩方面的研究都到了長足發展，但同時也具有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色彩。

在體質人類學研究方面，這個時期對種族的分類和人類進化的研究，不是僅憑過去的直觀經驗的推測，而是有具體的科學研究。

德人布呂伯 (L.F. Blumenbach, 1752—1840) 發明頭蓋等 (Craniology)，按頭型作人種分類。因此，人種的分類更為精細。如德人克高 (E. Haeckel, 1834—1919) 於一八六三年分世界人種為三十六種，一九〇八年又歸納為十二大人種，包括三十六個次種。

過去研究從猿到人中間所缺的環節 (Missing Link)，沒有得到地下化石人類的証明，一八六六年德人^維爾肖 (R. Virchow, 1820—1902) 用科學方法和考古發掘工作從事研究。在十九世紀中，研究化石人類的地質學者及考古學者輩出，猿人及舊石器時代遺址陸續出現，奠定了化石人類學的基礎，給「從猿到人」提供了科學証據，維氏更作了許多生猿人類的測量和測驗。

法人布羅卡 (P. Broca, 1824—1880) 更發明几种人類學測量儀器，如模蓋骨儀 (Cyclocephalometer)，面角度尺 (Goniometer)，頭骨鏡面器 (Stereograph) 及標準法 (Standardised Method) 等。此外他更從事人

類人類腦的研究。在這個時期，人類學的國際學會，有名的雜誌和博策等都相繼蓬勃地建立起來，其他專著也很多。

當時的學者對「人類起源」問題認為必須獲得生物的起源法則基礎才能鞏固，因此，十九世紀中葉，歐洲科學上關於物種起源問題，仍然是一個「未知法則」。當時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約可分為兩個相反的意見，一是代表古典基督教正派及法人居維兒 (Cuvier, 1769-1832) 所說的「突變說」和「創造論」，相信物種的固定性，認為每個物種都是由特殊異蹟創造而來。另一派則為「進化論學者」或「轉變論者」(Transmutationists)；「突變」和「創造」的說法，固不，即使是「進化論」或「轉變論」也沒有找出真凭實據的「進化法則」，只含糊其詞而假定为「未知法則」。

自一八五九年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1809-1880) 的「物種原始」(The Origin of Species) 出版後，打破了這個「未知法則」，他用「生存競爭」與「自然淘汰」為物種進化的原理，對於生物學方面他的貢獻是極其偉大的。但他對於人類起源的問題，尚未敢提出結論。達氏再經長期研究，於一八七一年發表了「人類原始」(The Descent of Man) 一書，用「自然淘汰」和「生存競爭」來解釋「人類的起源」。達和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思想同出一轍，他只能解釋一般生物的轉變過程，却不能解釋人類何以能够從動物的祖先分離³而成為具有社會文化的人類。

十九世紀下半葉，是資本主義到了成熟時期，內部矛盾已經顯露出來，在人類思想方面，却異常突起開闢了新紀元，那就是代表工人階級的辯證唯物哲學，那就是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和恩格斯 (Friedrick Engels, 1820-1895) 的哲學，只有辯證唯物論的科學方法，才能有助於科學

上解決「從猿到人」的轉變問題，才能發現真正的科學真理。一八七六年恩格斯寫了一篇天才論文「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解決了達爾文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自此以後，研究人類身體發展方面的，分為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兩種思想鬥爭。

資產階級沒有把達爾文對人類起源的學說從錯誤中糾正過來，相反的，利用了達爾文「適者生存」，「物競天擇」的理論，普遍於研究人類種族問題。因此，白種人對殖民地種族的欺壓壓迫也是「天演之道」，他們直至今天仍然為法西斯的「人類論」張目。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達爾文成功之點接受過來，把他那些錯誤部分予以批判，這樣達爾文的學說才能正確地繼續發展下去。辯證唯物論者，看人類起源及其發展問題，不但主張存在可以改變人類，而且意識對於人類的發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不可能贊同而且反對「天演之道」。因而全世界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壓迫和奴役的民族從此獲得了救星。

十九世紀，歐洲和美國的「體質人類學」在帝國主義殖民地侵略的政治情勢下得到了發展，但它們都帶有資本主義的本質和侵略行為，直至今天依然執迷不悟。

其次，要論到十九世紀的「文化人類學」。它是凌駕乎以前的「體質人類學」的，為甚麼呢？因為在此以前，資本主義要向封建主義革命，首先就要解除了「上帝造人」的束縛，人們圍繞着這個思想。因此對「人類起源」問題，特感興趣。所以「體質人類學」藉以蓬勃。隨着社會發展，「上帝造人」率被「物種起源」所推翻了，那就是等於自由主義。推翻了封建主義的反映。

6. 二十世紀上半世——資產階級的人類，成為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學術支柱，社會主義的人類學發展為解放民族和階級